

救援犬佐罗



Zorro Nella Neve

[意] 保拉·扎诺内尔 著 应超敏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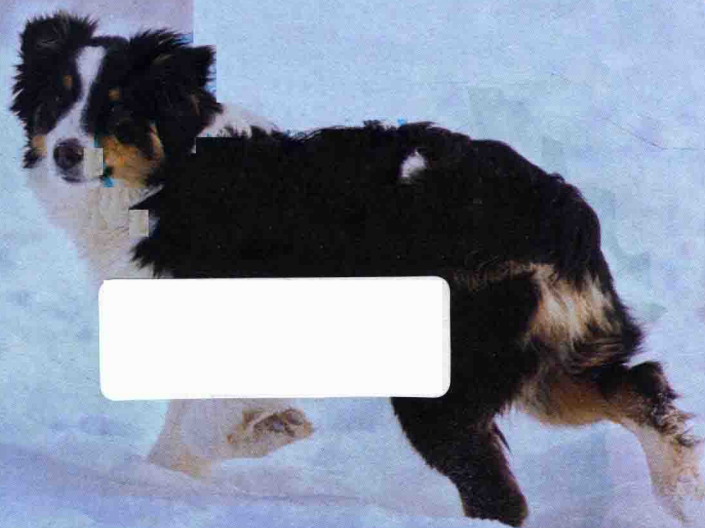
影像青少版

世界新经典动物小说馆

救援大佐罗

Zorro Nella Neve

[意] 保拉·扎诺内尔 著 应超敏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 2014 Editrice Il Castoro-viale Andrea Doria 7, Milano, Italy-
info@castoro-on-line.it

© 2018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p.A.

Original Title: Zorro nella neve

Text by Paola Zannoner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to Atlanty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 foreignrights@atlantyca.it-www.atlantyca.com

浙江摄影出版社拥有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盗版必究。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7-351号

责任编辑：裘禾峰

装帧设计：巢倩慧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救援犬佐罗：影像青少版 /（意）保拉·扎诺内尔
（Paola Zannoner）著；应超敏译．—杭州：浙江摄影
出版社，2018.1

（世界新经典动物小说馆）

ISBN 978-7-5514-2088-4

I. ①救… II. ①保… ②应… III. ①儿童小
说—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3926号

世界新经典动物小说馆

救援犬佐罗（影像青少版）

[意]保拉·扎诺内尔 著 应超敏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3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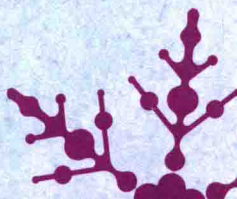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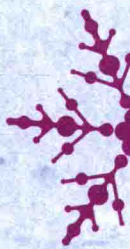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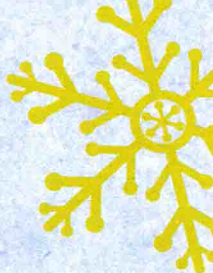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14-2088-4

定价：32.00元

目 录



2	1. 雪葬
6	2. 佐罗
15	3. 流浪狗救助站
25	4. 飞越树林
36	5. 雪坑里
42	6. 唉，你在线吗？
52	7. 小东西
62	8. 太妃糖的胜利
72	9. 给佐罗的惊喜
77	10. 我肯定能找到你
84	11. 猎人
91	12. 118急救电话
100	13. 精确的嗅觉





109	14. 少年心气
116	15. 我要养狗
122	16. 不明飞行物紧急救援
128	17. 猎户座 α 星
138	18. 独行侠
147	19. 嗅觉敏锐的混种犬
157	20. 玛丽和小饼干
165	21. 人类的香味
178	22. 走个形式
187	23. 玛丽的新房子
193	24. 小狗狗
195	致谢





1. 雪葬

卢卡睁开眼，四周漆黑一片，身上仿佛压了千斤重担，动弹不得：自己此刻正埋在雪下。

当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他试图大声呼喊。可身上的厚雪不仅束缚了他的身体，也挡住了他的声音。他想伸手去掏装在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却不想双腿被雪死死压住，他的身体仿佛被硬生生地塞进了





一件小号衬衫里。

这就是他当下的处境：一具缩成一团的活木乃伊。

他经常滑雪。踏着滑雪板穿梭在云杉树间时，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又无比神圣。他喜欢自由，总是远离那些被成千上万的滑雪板碾过、早已化为冰水泥混合物的滑雪道。有一些傻瓜会踩着带除雪装置的滑雪板滑行，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超过去，他们会朝着你的背影大声咒骂，然后立刻跑去设备管理处投诉，那么你将被管理人员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来滑雪的，就知道找麻烦。然而他们所指的“你们”到底指谁呢？

卢卡喜欢一个人滑雪。因为约朋友一起上山，正式得像邀请别人参加舞会一样，极其麻烦：大伙儿会千叮咛万嘱咐，让你至少提前一周去确认时间。但是要知道，只有在雪刚止的时候上山，才能看到最棒的风景。等待你的将会是一幅和今天早晨一样壮美的画卷：在抹了重釉的蓝天下，皑皑白雪像金粉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今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对自己说：“我要去云杉树间自由飞翔，就一小会儿。”可他不幸撞到了树干，紧接着被甩向另一棵云杉树，然后一路向下滑，不久之后他听到了一声巨响。这并不是因为打雷或者刚巧某架飞机掠过，而是雪崩的声音，就像一个隐形的巨人在低语。

雪像瀑布一样从四面八方落下来，遮住了湛蓝的天空，犹如带着冰冷泡沫的可怕巨浪，向卢卡涌来，来陪他一起玩耍。巨浪就像鲸鱼吞掉小鱼一样，很快就把他吞噬了。而他保持着冲浪的姿势，一头



扎进了鲸鱼的腹腔里，一瞬间伸手不见五指，卢卡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结局实在太凄惨了，比老鼠被捕鼠夹夹住还要糟。

卢卡试图在雪里挣扎，但无济于事。他冻得瑟瑟发抖，上下牙齿开始打架，就跟动画片里播的那样。他转了转脑袋，一边大声呼救，一边把双手从手套中解放出来，打算挖个洞逃出去。但该从哪儿下手呢？下面，还是侧面？他记得在某部电影里，有一位女英雄被活埋在一个墓穴里，她徒手挖了个洞，最后逃了出来。

卢卡咒骂了几句，但还是无奈地把冻僵的手指插入结冰的泥土里。透心的寒冷使他忍不住抽泣起来——这简直就像在挖水泥——他又哆哆嗦嗦地戴上了手套。

卢卡低下头想象，祈祷着会有一架直升机飞来救他——雪崩发生时，很多人都看到了，他们立刻发出了警报！保持冷静，理性点，不能被恐惧击败，他对自己说。但是不断淌到脖子上的泪河，透露出他的内心已经被恐惧占领。他告诉自己要冷静，好好想办法。你遇到了雪崩，周围还有空气，手机还在，他们会找到你，一定能找到你。

但他并没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更没有呼喊声，甚至手机都不响了，无法给出生命信号。手机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它也许受潮了，也可能摔坏了。

卢卡的手已经无法摸到被雪埋住的腿上。他似乎是要睡着了，所以反而也不觉得有那么冷。也可能因为他穿了保暖衣，而且刚刚解了小便，体液的温暖传遍了全身。他像念咒语一样不断地重复：我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来找我。我没回家，没接电话，爸爸应该已经到了滑



雪场，他应该已经叫了消防员。

他等啊等，就好像那个乐观的想法能把这个冰雪墓穴消融掉似的。突然，他听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人的声音。卢卡竖起了耳朵——他并没有神志不清——他的心跳在加速：天哪，真的，这确实是有有人在说话。

“救命，我在这里！”他拼命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救命！救命！”他的声音被厚厚的雪层挡了回来。

“卢——卡，卢——卡，卢——卡……”

“我在这里！该死，我在这儿！”

“卢——卡，卢——卡，卢……”呼喊声像海妖邪恶的召唤一样越走越远。

声音越来越轻，直至消失在空气中。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卢卡低声啜泣着。

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寒冷用专业女管家那种兢兢业业的态度，把他包裹起来，使他闭上双眼，用冰凉的气息吹干了他的泪痕，然后把他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在他耳边低声细语，哄他入睡。卢卡慢慢睡去，他知道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





2. 佐罗

佐罗竖着耳朵，仰起头。它认出那是布鲁诺的脚步声，对于这点，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搞错。布鲁诺既是它的主人，也是它的朋友。它欣喜若狂地摇着尾巴，站了起来。

佐罗在家打了一天瞌睡，现在布鲁诺来了，他们终于能一起玩了。虽然佳达总是叫佐罗去花园里活动筋骨，但这对佐罗完全不管用。因为它对那一小块被雪覆盖着的土地了如指掌，没什么再能激起它的兴趣和好奇心。佳达也是佐罗的朋友，但她和布鲁诺不一样，很多布鲁诺会的技能，她都不会。她不能像布鲁诺那样走很多路或者快速奔跑，因为她很快就会疲倦。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她喜欢塞着耳塞，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跟佳达在一起的好处是，有时候她会让佐罗爬到她床上，不过这一定不能让布鲁诺知道。佳达会抚摸它，抱着它，佐罗真希望一辈子陷在那柔软无比的羽绒被里。但这是布鲁诺的脚步声，佐罗像弹簧一样立刻站起来，早早地候在门口，等待男人用钥匙开门，把脚迈进家里。当布鲁诺



开门进来，对它说
“佐罗，你好。帅哥，你好”的时候，它早已做好了立正的姿势。

布鲁诺把手放在佐罗的脖子上摸了摸，佐罗半合上眼，显得十分享受。佐罗可以在无数双手中立刻辨认出属于布鲁诺的那双，也能在数不清的气味中分辨出布鲁诺的味道：混合着烟草味、皮肤的气息、汗水味、须后水的香味，以及黏在工作靴底的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这些气味挑动了佐罗的嗅觉。它盯着男人的脸，似乎在问：“我们出去吗？你是来带我出去的吗？”

“你们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布鲁诺用懊恼的语气问道。佐罗张开嘴：是的，我们一整天都躲在屋内，因为佳达怕冷。它想这么回答布鲁诺，但从它喉咙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不过，佐罗不用说话，布鲁诺也能立刻理解。

“我们家大小姐怕冷，没带你出去。”他边说，边弯下腰抚摸佐



罗，“待会儿补起来，让我先喝杯咖啡。”

有时候，布鲁诺身上会带着浓郁的咖啡味或者烟味。佳达身上就没有，她闻起来像糖、鲜花、香皂和蜜饯，还带着狗和男人都很少接触的一些东西的气味。布鲁诺闻起来则既不像糖果也不像牛奶——佐罗记住了这两种味道——虽然它们并不能像食物、水或者奖励游戏一样给它带来愉悦感。只要一想到后三者，佐罗就会忍不住流口水。

很快，厨房里弥漫起一股咖啡味，掩盖了所有其他气味。佳达穿着羊毛短袜，套着厚毛衣，双手抱着身体走了过来：“爸爸，一切顺利吗？”

布鲁诺转过头。他清澈的蓝眼睛盯着佳达干净的浅褐色眼睛，发出首领的目光，让人无法躲避。佐罗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佳达会像小狗崽一样，垂下眼去。假如你不低头，继续和他对视，那就代表你在向他挑战。公然违抗布鲁诺的后果是，他会不叫你帅哥，不带你出去，不把小红球拿出来，也不会把它抛得远远的，更不会和你一起在田野里奔跑，看谁先把球接住，总之他会不要你。

但佳达并没有低头。

佐罗紧张地嗅了嗅，除了闻到咖啡味外，它意识到这里马上会爆发一场争吵。布鲁诺看上去神情不定，这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正如佐罗所想：千万不要挑衅布鲁诺。

“一切都好。”布鲁诺嘟囔道，但其实这是句反话，“你呢？”

然而浅褐色眼睛并没有退缩，而是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再配上佳达柔和、清脆的嗓音：“我很好，为什么这么问？”



“当然，很好。”布鲁诺低声说道。

为什么佳达不明白这其实是首领的咆哮？目的是希望她听话点。如果可以的话，佐罗一定会立刻咬住她的后脖，把她拖回房间。但佳达太大了，又很重，她还是布鲁诺的女儿，理应由布鲁诺来管教。佐罗情不自禁地轻轻叫了几声，然后用发痒的鼻子嗅了一下空气。天哪，这里到底汇聚了多少情绪电波啊！

布鲁诺把目光转向佐罗，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佐罗坐下。他的狗顺从地坐在地上，闭上了嘴。就在这时，佳达叹了口气：“哦，拜托，爸爸！怎么了？你一进门就板着个脸。”

布鲁诺皱皱眉头。佐罗意识到他的怒气指数即将爆表，以为他会提高嗓门，但事实上他的声音小了下去，嘟嘟囔囔道：“我板着脸，是的。你倒是看看，厨房像什么样子，再看看你自己有多邋遢！是起床后，还没来得及换睡衣还是已经换上了睡衣，准备睡觉？我打赌你肯定一直在玩电脑，没有带佐罗出去散步。”

佐罗警觉地竖起了耳朵。自己跟这件事扯不上任何关系，它可什么都没干！

“佐罗，佐罗……你满脑子都是佐罗！狗待在家里有什么不好，外面太冷了，我身体不舒服。”

“当然了，你身体又不舒服？也不会换个借口。所以你就不用做作业，也许连明天去学校都能省了，对吗？”布鲁诺提高了分贝。他摆出威严的态度，证明自己才是一家之主。

“唉，听我说，爸爸！”佳达松开手臂，用力往下一甩，然后抬



起了下巴。她完全没准备让步，而是选择继续挑战布鲁诺，“你怎么了？一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就开始说教。我刚才一直在学习，况且厨房也不是我的分内事儿。”

“啊，那是谁的分内事儿？你妈今天要值一天班，等她下班回家，你就打算给她看这副乱糟糟的样子吗？”布鲁诺指指东倒西歪地堆在水槽里的脏锅子、罐子和盘子。

“妈妈回家时，会看到我为她精心准备的美味甜点。你根本没看我做了什么，只会对我没做的事指指点点。”佳达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身上的气味变得有些刺鼻。她在出汗，情绪极度紧张。佐罗想靠近她，舔舔她的手，以示安慰，但它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会激怒布鲁诺。他现在就已经够愤怒了。



“啊，原来是这样。蛋糕，真棒。有了蛋糕，也许我们就会忽略其他的，就会表扬你。看看厨房有多乱！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还要在外面工作，你却完全意识不到我们的辛苦。你倒好，在家做蛋糕，然后把无聊的扫尾工作都留给别人，对吗？”

“除了批评我，你还会说别的吗？”佳达强忍住眼泪，反驳道。

“我是你爸爸，这是我的职责。”

佐罗继续看着布鲁诺。他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冲。

“什么职责？爸爸，你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句话，我真的烦透了。你难道认为我们都和你的狗一样，必须听命行事？！”佳达的声音有些哽咽，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喊出来的。

“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布鲁诺吼道。就在这时，佐罗偷偷溜走了。让两个人类自己去解决吧。小姑娘和她爸爸的脾气如出一辙。她抬头看着布鲁诺，现在轮到她喊了：“我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难道不行吗？难道你要搞独裁吗？”

佐罗沿着走廊一路小跑，想立刻找到一个听不到争吵声的地方。对于佐罗灵敏的感官来说，空气中的电流实在太强了，它不知道该站在哪边。帮布鲁诺还是帮佳达？它是布鲁诺的狗。如果是外人挑衅布鲁诺、佳达或者梅兰妮亚的话，事情会好办得多：佐罗很清楚应该帮谁，它会对着她咆哮。

但在布鲁诺和佳达之间，它不知如何选择：它既不能舔佳达的手，也不能对着她咆哮，它同样也不能舔布鲁诺的手，更别提咆哮



了。也许布鲁诺也在生自己的气，因为它毕竟爬到佳达床上，躺在了羽绒被上。现在它最好还是从布鲁诺的眼皮底下消失。想想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出门散步，多么美妙！再加上它早已闻到布鲁诺鞋底上黏着的泥土和刚落到地上的白雪的气味。佳达很怕冷，也不喜欢雪，可佐罗恰恰相反。它欣赏雪花轻盈飞舞的姿态，钟情雪团柔软如絮的样子，它喜欢雪花落在自己身上、飘进自己嘴巴里的感觉。

它在雪坡上肆意奔跑，布鲁诺踩着滑雪板在它身边滑行，或者会再教它一个回转滑雪的动作，这种感觉简直让它疯狂。为什么佳达就不能和它一起出去玩呢？当佐罗还是小狗崽，佳达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随着佳达长高，变得越来越温柔之后，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机会就逐渐变少了。也许佳达希望别人能听她的，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佳达和梅兰妮亚一样，是女的，布鲁诺才是一家之主，一切都应该由他来决定，而且他有许多技能，会跑步、爬树、攀崖、滑雪，他还会飞。佐罗信任并且依赖他，只要跟他在一起，无论去哪里，佐罗都觉得很开心、很舒服、很幸福。但为什么佳达不高兴呢？

佐罗蜷曲在布鲁诺和梅兰妮亚卧室里的一把扶手椅后，它把头靠在腿上，叹了口气。它在这个房间里，听不到争吵声，也感受不到那些让它反感、难受、讨厌的电波。它闭上眼，也许因为困了，它才躲到这里。它梦见自己站在雪地里，一阵风飘来，它闻到了小树林甜中带苦的气味、飞鸟的香味、某头小鹿刚留下的新鲜脚印的气味、被雪覆盖着的薄荷草散发出来的气味、树枝表皮的麝香味、隐藏在树根下